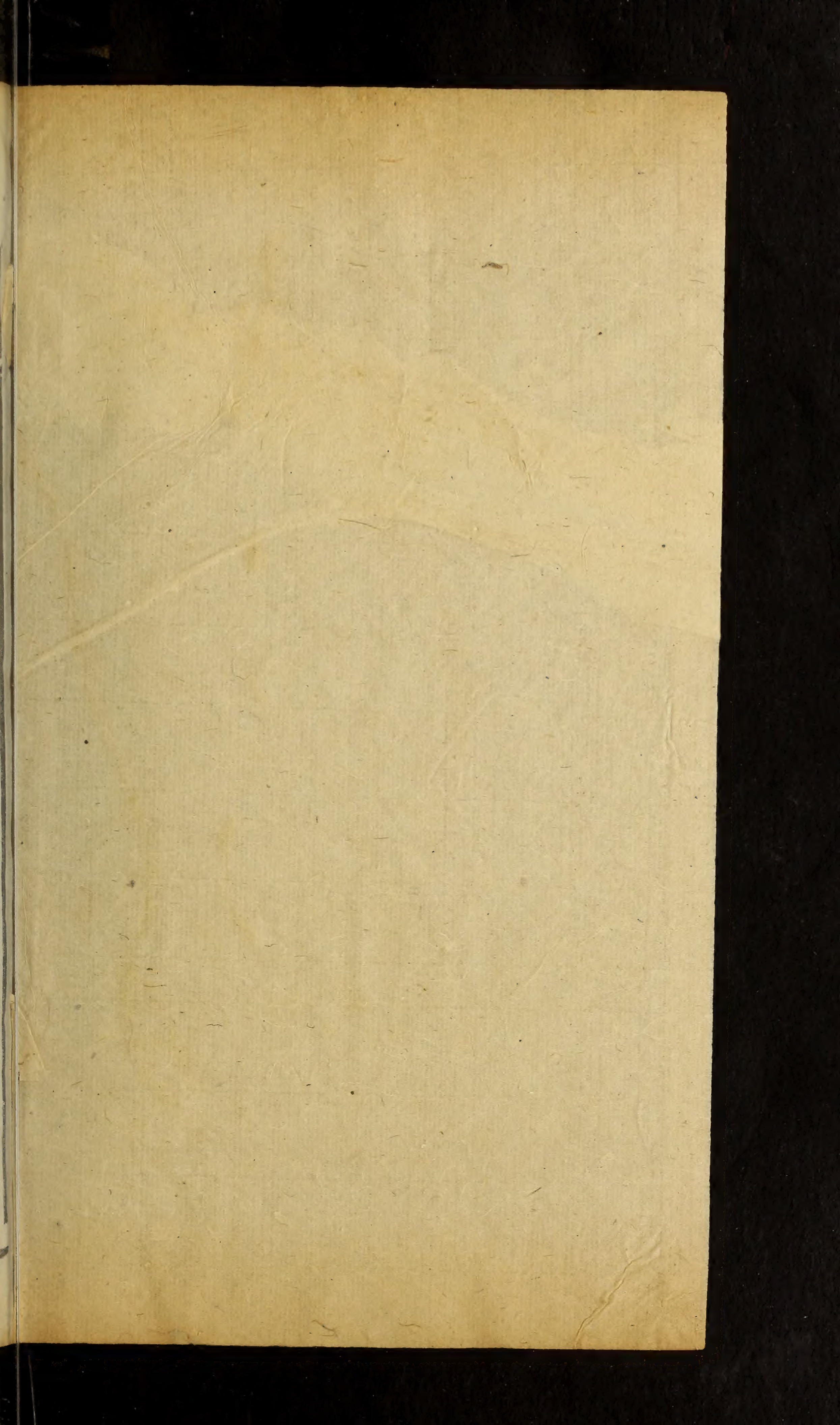


獲一角獸
始以天瑞紀元

大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四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武皇帝

綱　己未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

發明　人君即位書元春秋諸儒論之詳矣未有建號紀元之事也自新垣平以候日再中欺文帝於是始有後元之稱景帝因之七年而改中元又六年而改後元至武帝遂有建元之

號甚失古人卽位紀元之意既而長星竟天災異甚著乃反以元光爲名至是僅獲一獸亦因之而改號自是紛紛不可勝舉書日始以天瑞紀元非美之【音註】也正所以譏其失爾不然一獸微物豈天瑞乎卽位書元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胡傳卽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候日再中見十二卷十

【目】行幸雍祠五時見上卷十六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疑辭麟見四卷三六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燒柴炎燎以祭天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名也一元曰建自古無年號始建於此見上卷一二元以長星曰光見上卷十三十五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綱】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

發蒙振落

殺【書法】二王皆賜几朝者也前書賜毋朝賜不朝此書謀反然則咎有所歸矣【音註】毋朝不朝見上卷二二五三一【目】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名中郎伍被與謀反事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稅丞相弘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發去物上之蒙振落樹上之葉言易也【目】耳被自詣吏告與安謀如此上使宗正治安未至安自剄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捕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郎先自告所與謀反者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見十卷十九賜治賜自剄死【綱】夏四月立子據爲皇太子五

張騫具言西域諸國　風俗大宛　烏孫于窴　匈奴　羌

月晦日食【綱】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顛）國復事西南夷【書法】（始者何謹辭也前書罷西夷矣於是書復事復者何貳過之辭也）【目】初張騫自月氏（支。西域國在葱嶺西安息東後分大小兩種）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又入聲。著土地而有常居非行國隨畜牧遷徙者比）畊（耕）田多善馬有城郭室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窴（田）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今陝西臨洮府）長城（見八卷七）而拔羌鬲（同隔）漢道

康居
奄蔡
大月氏
大夏
身毒

隔絕漢之路道焉烏孫康居渠奄蔡一名闔蘇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竆竹杖出四川雅州滎經縣邛崍山上其竹節高中實可作杖蜀布王蘆布也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捐又音乾毒篤。一名天篤今稱天竺蓋身毒聲轉爲天篤篤省文作竺又轉爲竹音也其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人脩浮屠道不殺伐遂以成俗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去聲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祝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見一卷十九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見上卷十八發閒諫使離閒敵國之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今雲南雲南府乃復事西南夷

霍去病擊匈奴

綱　庚申二年春三月丞相弘公孫弘卒以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

綱　以霍去病爲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煙支至祁連山而還

書法　兵未有書所至者書所至何識深人

也

【目】霍去病爲票騎將軍（票勁疾貌）將萬騎出隴西以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山在陝西行都司山丹衛城東南）千餘里斬首虜獲甚衆夏去病復深入二千餘里至祁連山（在陝西行都司凉州衛一名天山匈奴呼天爲祁連故名）斬首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宿將皆不如去病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綱】秋匈奴渾邪（耶）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目】匈奴單于怒渾邪休（朽）屠（除）王（渾邪休屠俱匈奴之屬爲王者之號）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幷其衆以降漢

汲黯諫斬長安令

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世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見上卷二九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近也五郡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故塞外因其故俗爲五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於漢朝故曰屬國休屠王太子日密磾低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帝遊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

作昆明池

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大上奇焉即日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

綱 辛酉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　秋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謂隴西北地西河上郡四郡地）朔方（今陝西寧夏衛）

綱 作昆明池

目 上將討昆明（西南夷國名今雲南雲南府昆明縣）以昆明有滇（顛）池（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在陝西西安府城西南周回四十里）以習水戰

綱 得神馬於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汲黯諫誅賢才

渥握洼時水中

【目】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渥洼水在陝西行都司沙州境內李斐曰南陽新野人暴利長屯田郡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立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上方立樂府及得神馬次撰述也以為歌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跇音異踰也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

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上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

綱 壬戌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民錢舟車

發明 元光六年書初算商車元朔六年書贖罪買爵至是又書造皮幣白金等物詞繁而不殺與利之端日以益多夫天生時地生財人君以正用之一歲所入自足供一歲之用豈必

廣爲漁取以足其國乎武帝苟非奢侈窮黷其弊未必至是設法若此欲無虛耗難矣 目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去聲請更耕錢造幣以贍用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俔。飾也以

白鹿皮幣

藻繢會。采繡也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藉也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雜鑄銀錫爲白金其一重八兩圜之以象天其文龍二重差小方之以象地其文馬三復小橢之以象人其文龜。橢音妥圓而長也

白金三品

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

三銖錢

鑄三銖錢見上十三卷於是以齊大煑鹽東郭咸陽東郭複姓

鹽鐵官

南陽大冶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古人子

弘羊心計　利析秋毫　算緡錢　算舟車　以卜式爲中郎　卜式輸財助邊

桑弘羊以心計（言不用籌算）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去聲○占隱度也各自隱度其家財多少爲文簿送之官）率緡（錢貫也）錢二千而一算（税也）及有船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與之其法大抵出張湯百姓咸指怨之【綱】

以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目】初河南人卜式數（朔）輸財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

公孫弘斥卜式

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寃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擊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

潛室陳氏曰啓釁之君必有從諛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事四夷百姓疲敝當時苟有禹益之臣可以諫而止也卜式懷奸慕寵而爲輸財之舉豈非從諛之臣而助紂爲虐者乎輸財而不願官求其餌之易入也驟遷而得美官誘其君者多術也卒以言而免官又欲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奸亦可投哉

長星出西北

衛霍擊匈奴

綱 春有星孛于東北。夏長星出西北。綱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爲大司馬 目 自元光六年至是衛霍凡八出綱目每謹書之志窮黷也今衛霍同出一則書其部將之失期一則書其窮兵之所至皆譏辭也然則其書皆爲大司馬何譏也大司馬古夏官之長也自小司馬故其長以大別言之物不兩大今漢益置大司馬位而以青去病皆爲之無義謂甚矣 目 上與諸將議曰趙信見上卷三二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見同上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

李廣數奇

去病出代郡。今山西大同府蔚州青出定襄見上卷三二李廣爲前將軍公孫賀爲左將軍趙食異其雞爲右將軍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去聲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且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爲廣老數奇雞不偶也命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力小石擊面兩軍不相見漢

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自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導或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莫）府（見七卷二一）對簿（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令其對詞）廣謂其麾下曰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士以此愛樂爲用食其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去病出代（見上）右北平（今直隸永平府）二千餘里封（積土增山以祭）狼居胥山（在匈奴中）禪（去聲。除地爲墠以祭）於姑衍（匈奴中小山）登臨（登海邊山以望）瀚海（大海名在沙漠北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焉）斬七萬

任安不背衛青

級兩軍出塞。塞閱官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爲之。自是之後。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獨任安不肯。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敎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少府屬官主膳食齎濟平聲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穿地爲營域作鞠室也蹋踏鞠見上卷十九事多此類。青爲人仁喜士

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沙漠之南無王庭穹廬前地若庭故云王庭

【綱】匈奴請和親遣使報之單于留不遣【書法】書留不遣何使辱命也故任敞不書名

【目】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敞昌上聲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漢使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

愚忠詐忠

狄山乘障

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閒。障。山中小城也。漢制。每塞上要害處。別築爲城。因山置吏士。而爲障蔽。以扞寇。謂之候城。此即障也。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震慴。慴詹入聲無敢忤湯者。

東坡蘇氏曰。漢制。博士秩六百石。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所甚難。而人主所欲聞。故溫言以求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作色怒譴之於寇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已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綱　以義衷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目　先是甯成

乳虎

鷹擊

為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去聲虎產乳虎搏[illegible]過當無值甯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縱不為去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斂迹後徙定襄見上八太守初至掩獄中重罪輕繫乘其不備而覆之曰掩一日皆報論法為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如鷹鸇之搏擊為治是歲汲黯坐法免乃以縱為右內史見上卷二九王溫舒始為廣平今直隸廣平府都尉擇郡中豪敢往豪猾而果敢一往無所顧也吏

冬月盡展月

少翁伏誅

文成持……

十餘人以爲爪牙縱使督盜賊盜賊不敢近廣平遷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平聲）冬月益展（轉也）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上以爲能擢爲中尉

綱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書法　帝殺人多矣無書伏誅者惟少翁欒大書伏誅罪不容於誅也綱目深抑左道於方士必以伏誅書之世主亦可以鑒矣）

目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現）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貌天子自帷中望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

帛書飯牛

五銖錢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爲臺室而畫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爲帛書以飯（返）牛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綱 癸亥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李蔡）有罪自殺 目 坐盜孝景園堧（見一二卷十五）地也

綱 罷三銖錢鑄五銖錢

綱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目 於是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爲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太守黯爲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思報劾也）病力（力甚也）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

得君臥治淮陽　一使治郡國緡錢　楊可告緡錢　杜周治告緡

召君矣言不久即召君來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見十二卷二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預朝廷議矣後上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綱　夏四月以莊青翟為丞相

綱　甲子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綱　遣使治郡國緡錢殺右內史義縱

目　上既下緡錢令見上七而尊卜式見上同上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見上同於是楊可時主告緡令告緡錢見上同縱矣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少反翻音反平反也見下三六分遣御史廷尉正

監。卽就也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奴婢以億萬計。田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皆破。民媮偷食好衣。不事畜業。內史義縱以爲此亂民。部統率吏捕其爲可使者。上以縱爲廢格閣。廢格詔書沮事。沮敗成事棄縱市。

【綱】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大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大法】卒具官爵姓者尊有功也

【綱】殺大農令顏異。【明鑑】顏異之死詩因封皮幣年冐而王之論以腹誹其視秦禁誹謗偶語殆又甚之死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目】初異以廉直至九卿。上既造白鹿皮幣。見上上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見同上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

去聲上不悅人有告異他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緡錢等令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翻脣湯奏當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避。則例也。而公卿大夫多謟諛取容矣

致堂胡氏曰周厲王監謗秦禁偶語其後又有妖言令雖然是猶或發於口或筆於書得以據證反是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何可形顯而罪之乎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弒父指忠臣曰爾欲弒君指廉士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此

加此使賢人君子惴惴不保以上身志氣不得
以自御反貽憒昧之誅。嗚呼。方死。告湯陷之地
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爽。
匪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

(綱)乙丑元鼎元年。夏赦

(綱)丙寅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莊青翟下獄自殺。(目)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同隙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

驚
固宜有

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變告者謂以非常之事上告也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意錢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贈死者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見知法見上卷二十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迺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

起柏梁臺 召承露盤 三月大雪

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椁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綱 春起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北未央宮闕內以香柏爲梁故名。作承露盤在西安府城西北建章宮內神明臺上

目 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脩自此日盛

綱 以趙周爲丞相

綱 三月大雨去聲雪 夏大水人餓死

綱 置均輸禁

置均輸

三官錢

郡國鑄錢。[目]孔僅爲大農令。而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稍置均輸。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遷於所無之地所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自文帝五年除盜鑄令。於是六十一年始禁。專令上林三官鑄。武帝置水衡都司主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是爲上林三官。非三官錢不得行。[綱]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正]書始通。何難辭也。自張騫使西域。於是入年矣。書譏遠略也。[目]張騫見上二上建言。以厚幣招烏孫。見上同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渾邪匈奴之屬爲王者之號則是斷短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見上同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

天馬

徙函谷關於新安

上以爲然使騫使烏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俱見同上大夏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身毒于闐同寘俱見同上。及諸旁國。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以城下有金泉味如酒也今陝西行都司肅州衛後又分置武威郡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大宛多善馬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言其先天馬子也。髆音博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綱)丁卯三年冬徙函谷關在河南河南府靈寶縣於新安今河南府新安縣

(綱)夏令株送徒入財補郎(發明)自算商車緡皮幣告緡錢置均輸緡

衍興利不一而足。至是又有株送徒之名。使之入財補郎。蓋亦漁取無術而爲色目以罔之爾。書之於冊，亦可愧

[目]所忠諫大夫。姓所名忠、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齊等之民也。言世家子弟及富人。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以亂百姓。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諸坐博戲等事。決爲徒役者。名爲株送。株根本也。送引也。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根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贖罪買爵兩得之郎選衰矣。

[綱]關東饑人相食。

[綱]戊辰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見十二卷十。脽誰上。脽岸上高堆。以形高起。如人臀脽。故名。親祠之始。巡郡國。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而還。[書]書始何[法]記始也

[綱]封周後姬嘉爲子南

君封姬嘉以奉周祀，號子南君。【綱】春，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公主。【書法】書入綱目，尚主未有書者，書此何譏也？以方士尚公主，帝之惑甚矣。【目】方士欒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見上卷十六、羨門見八卷七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樂通侯，以衛長公主妻之，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扼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綱】夏六月，汾陰

汾陰得大鼎　以倪寬爲左內史

得大鼎。目迎至甘泉。見十一卷二五薦之郊廟。羣臣皆賀。綱以兒倪寬爲左內史。目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合陝西西安府同州兒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殿去聲。課試也。上功曰最。下功曰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姜上聲屬祝不絕。繦索也。屬聯也。言輸租者若繦索之相聯屬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綱以方士公孫卿爲郎。目上幸雍見十

二卷九。且郊。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採首山卽首陽山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銅鑄鼎於荆山縣在河南府閿鄉。閿音焚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頷冉平聲。胡頷下懸皮也。頷頰鬚也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上聲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綱遣使喻南越入朝。

綱已巳五年冬十月帝祠五時見十二卷二五遂獵新秦中。見八卷七河南以勸邊兵綱立泰乙及五帝見上卷十六太一祠壇於甘泉上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現目是爲泰時自

十式請父子往死南越

嘗酎奪爵

是三歲天子一郊見【綱】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興更立建德為王發兵反【綱】秋遣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南越【目】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擊之【綱】賜卜式爵關內侯【目】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綱】九月嘗酎【目】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書法】自書喻南越入朝於是書呂嘉之反於是書路博德之兵於是書卜式之侯於是書百有六人之奪爵帝心益擾擾矣綱目歷書之所以戒遠略也【目】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

侯以令獻金助祭。酎。醇酒也。漢制。正月旦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以獻宗廟。武帝因九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少府省醒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綱以石慶為丞相。目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綱欒大伏誅。發明帝於方士。始雖為其所罔。及所言不驗。則亦往往取而戮之。如文成五利之類。皆在所不赦。是又帝之明斷也。目大丨裝治行李也。為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

平南越置九郡

帝如緱氏觀大人跡

多不售。酬。驗也。無坐誣罔腰斬。

綱 庚午六年冬。路博德等平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郡

目 南越平。遂以其地為南海今廣東廣州府蒼梧今廣西梧州府鬱林今廣西潯州府合浦今廣東廉州府交阯九眞日南今安南國置為三郡珠崖今廣東瓊州府儋耳今瓊州府儋州郡

綱 帝如緱氏鉤觀大人跡。

書法 書方士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矣未幾年而書以方士欒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繼書欒大伏誅矣次年而書帝如緱氏觀大人跡屬辭比事帝之難悟甚矣書觀始此凡書觀皆譏也

目 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漢縣故城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南城上上親往觀。問卿得毋效文成見上十一五利見上十七乎。卿曰仙者非

平西南夷置三郡

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綱 平西南夷置五郡

目 平南夷為牂臧柯歌郡今四川遵義府夜郎見上卷十九侯入朝上以為夜郎王西夷冉駹見同上之屬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見同上都為越巂雖上聲郡今四川行都司筰見同上都為沈黎郡今四川黎州安撫司冉駹為汶民山郡今四川成都府茂州廣漢今成都府漢州西白馬白馬地名戰國時白馬氏所居因名焉在廣漢之西為武都郡今陝西鞏昌府階州

綱 置張掖敦豚煌郡

目 分武威酒泉俱見十六立地

帝自制封禪儀 卜式正言以邀名

置張掖敦煌郡。俱見十九卷末。

綱 以卜式爲御史大失

書法 前書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諷天下以輸財也。緡各賜卜式爵關內侯。諷天下以死邊也。至是復書以[illegible]式爲御史大夫。帝之借式以感諷天下者極矣。而天下莫應。式遂以言事見疎。踰年而有貶爲太子太傅之書矣。

目 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見上七作鹽鐵見上六。苦惡鹽苦鐵忌。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見上七。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

致堂胡氏曰。武帝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官既尊矣。乃始正言以邀名。然其言則天下之公議。舉朝不言。而式獨言之。聽者姑取節焉可也。

綱 帝自制封禪儀

書法 書自制儀何譏。譏之也。然則唐書議封禪禮無譏乎。封禪非古

也。稽諸封禪禮儀也。未[首]唐書議封禪禮。[目]初司馬若。書自制之。爲甚譏也。[註]見四四卷三。

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寶鼎。見上十七。上乃令諸儒草封禪見八卷五。儀數年不成。以問兒寬。倪寬曰封泰山禪梁父見同上。昭姓考瑞。諸侯有同姓異姓昭姓謂昭顯其姓氏也。瑞。信也以玉爲信曰瑞。謂圭璧也。考瑞卽虞書所謂輯五瑞言徵集五等諸侯之瑞。使之來朝也。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釆儒術以文之盡罷諸儒不用

武帝勒兵巡邊

綱 辛未。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目 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行自雲陽。地名、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歷五原。漢郡、故城在陝西延安府神木縣、出長城。見八卷七 北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郭吉告單于令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帝冢。在延安府中部縣 而釋兵。綱 貶卜式爲太子太傅以兒寬爲御史大夫。綱 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去年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徙其民江淮閒。目 上以閩地今福建省險阻數朔 反覆終爲後世患乃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閒

遂虛其地

【綱】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見八卷七而還。五月，至甘泉。見上十七

【書法】綱目書巡二十九，莫多於秦皇漢武隋煬三君，亦莫詳於三君。若夫自春首至五月，周回萬八千里，則又秦隋之所未有也。

【目】正月，上幸緱氏。見上十九。禮祭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益發船求蓬萊。見上卷十六。及與方士求神仙。四月，還至奉高。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封泰山。封下有玉牒書。鏤白玉之牒，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藏於山上，以方石三枚爲再累，緘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書祕。明日，禪泰山下阯。山之基足曰阯。

東方朔諫求蓬萊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東北肅然山小山在泰山下阯東北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坐明堂在泰山下即古帝王東巡狩朝諸侯之所羣臣上壽。上酒曰稱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諫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待也之仙人將自至。上乃還是行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綱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目 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

置平準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輸主之也。天下鹽鐵。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互相灌注輸送置平準官名。屬大農。有令丞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並去聲。○委積輸之物。○積音恣貴卽賣之。賤卽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侵取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勇至是巡狩所過。戈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見上七當食租衣去聲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

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遂昌尹氏曰。弘羊一賈人子耳。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非能取其家之貲以助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輸以生財也。其不過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乎我朝司馬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嗚呼。此言眞萬世之藥石也

綱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書法 於是王朔言見塡星大如瓜。綱目側之。而書星孛再。明年乃書祠拜德星。則不待深譏。而帝之矯誣自見矣。

目 望氣王朔言候。推測也 獨見塡鎭星土星也卽德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

築宣房宮

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綱 壬申二年冬十月帝祠五時見上十八還祠泰乙見同上以拜德星

綱 春如東萊今仙東萊州府

目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留宿數日無所見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在萊州府城東北還過祠泰山東泰山也其山卑小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朐音渠

綱 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房宮

目 初河決瓠子在直隸大名府開州三十餘歲不塞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上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去聲白馬玉璧令羣臣負薪卒塡決河築宮其

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

上瓠子口上名曰宣防。義取宣導防壅也。【綱】至長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立越祠。【目】越人勇之名也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見上卷十一。王敬鬼得壽。乃令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卜。越俗特雞用卜。【綱】作蜚飛廉桂觀貫。蜚廉神禽也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武帝以銅鑄像置觀上因名蜚廉觀桂觀即桂宮俱在長安城中。通天莖徑臺。在西安府淳化縣甘泉宮內高百餘丈若臺與天通故名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西都賦云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索隱曰漢書並無莖字疑衍也。【發明】武帝為求仙而脩宮室如建柞梁臺作承露盤立太乙壇越祠之類不一而足至此又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未幾復有明堂建章明光諸宮之作綱目皆書於冊所以著武帝之失為求神仙者

甘泉產芝

作明堂於汶上

之戒爾。夫豈好爲是。繁文哉。嗚呼。使神仙[目]公孫卿果有。豈可求耶。使其可求。則武帝得之矣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而候神人[綱]甘泉房中產芝九莖。幹也。恆。○莖赦。[發明]一獸。一馬。一芝。皆微物也。大書特書何哉。獸以之紀元。馬以之作歌。芝以之肆赦。播告之。脩夸張而侈耀之。雖欲不書。可乎。非美之也。所以見其怪誕之失云爾。[音註]獸紀元。見上一。馬作歌。見上五。[綱]旱。[書法]書。譏也。上書產芝。下書旱。芝不爲瑞。明矣。是故武帝書甘泉產芝。而下書旱。安帝書豫章芝草生。而上書日食既。地震。綱目之意微矣。[音註]安帝。見二二卷末。[目]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干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天旱之意。其欲封之土乾燥乎。新[綱]秋作明堂見上卷九於汶問上。今山

以杜周爲廷尉

趙破奴擊樓蘭

東兖州府汝上縣【書法】於汝上何譏也。禮在國陽。於此汝上非地矣。書作明堂始此。【綱】以杜周爲廷尉。書法見上卷二八【目】周外寬內深次骨次至也其用法深刻至骨其治大放上聲張湯。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見卷十九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

【綱】癸酉。三年。冬。十二月。雷。雨去聲雹。【目】雹大如馬頭。【綱】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目】樓蘭西域國名。去陽關千六百里。陽關在陝西行都司沙州衛。王姑師攻劫漢使。爲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擊之。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亦西域國。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

俱見上十六。之屬。封破奴浞捉野地名侯。於是酒泉見上同列亭望敵之所也。障見上十。至玉門關名。亦在沙州衛矣。

綱 乙亥。五年。夏四月。大司馬大將軍長平漢縣。故城在河南開封府西華縣。侯衛青卒。目 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絀同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預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綱 初置刺史。目 冀。幽。并兵兗。徐。青。揚。荊。豫。益。涼州及朔方。交阯。凡十三部。綱 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域者。目 上以名臣文

舉茂材異等詔

柏梁臺災
作建章宮

造太初曆
以正月爲
歲首

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第。乘之即奔，立則踶人。）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謂被世議論也。）而立功名。夫泛（同覂，音捧。覆也。）駕之馬（言馬有逸氣，不循軌轍也。）跅（託。斥落無檢局。）弛（弛廢，不遵禮。）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綱 丁丑，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柏梁臺災。（見上十五）

綱 春，作建章宮。（以柏梁災故。在西安府城西北。）

綱 夏，五月，造太初歷（曆同），以正月爲歲首。

書 始用夏正也，故特書造。造，創始也。自是

法 無能改者矣。故雖復古，而以創始之辭書之，予之也。後乎此，魏主叡建丑，不三年而復；周武氏建子，十一年而復；肅宗建子，不一年而復。行慶之

兒寬請用夏正

遣李廣利伐宛

時誠不易【發】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爲先此冏亘之常經也【明】世不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甚失建正之義至是治曆明時乃始以正月爲歲首然後百年之繆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爲有得綱目書而美之此固瑕瑜不相掩之意也【目】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見二卷二七兒倪寬議以爲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土數也定官名協音律

【綱】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書法】武帝用兵多書擊此其書伐何宛殺使者斯可以言伐矣【目】漢使入西域言宛見上十六有善馬在貳師城在大宛國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

貳師將軍

關東蝗起飛至敦煌

肯。漢使怒。擕金馬而去。宛貴人官名令其東邊郁成大宛支國王遮殺之。於是上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爲號。

司馬溫公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爲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綱】關東蝗起。飛至敦煌。見土二十。【書法】書蝗多矣。未有書所至者。書至敦煌。何遠也。綱目書蝗三十七。書大蝗十六。遠莫遠於至敦煌。盛莫盛於飛蔽天。大又不足言矣。【音註】飛蔽天見十九卷十一。

【綱】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目】溫舒少

王溫舒罪至五族

公孫賀不受相印

文。居廷（朝中）惛惛不辨。為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豪惡吏皆為用。舞文（舞弄文法）巧（穿鑿）請（請奏）行論（行法論罪）無出者。至是坐為姦利。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祿勳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乎。

【綱】戊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目】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曰。我從是殆矣。

【綱】己卯。三年。秋。睢（雖）陽（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侯張昌有罪。國除。【目】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

之餘。民人散亡。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異 逮文景閒。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乃坐爲太常乏祠。國除。見 現 侯纔四人網亦少密焉。言禁防如網之密也

綱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書法 未有書大發兵者。書大發兵何譏也。大發兵而得馬僅數十。得不償失。可見矣。下書封李廣利爲海西侯。尚可謂之有功乎。

綱 庚辰。四年。春。封李廣利爲海西 質實云。未詳處所。 侯。

綱 秋

起明光宮

春秋大九也復讎

起明光宮【書】臺觀書起宮未有書起者此其書【注】起何峻宇也故以臺觀之辭書之【綱】今

匈奴呴（鉤）犁湖（名也）單于死弟且（疽）鞮（低）侯單于立使使來獻。【目】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見十卷十五）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見十一卷十三）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春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尊者之稱）行（杭）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

蘇武使匈奴

衛律說蘇武

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綱] 辛巳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書法] 於是匈奴留武不書留之何不以張勝累武也故不書後書還自匈奴則被留明矣

[目] 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建之子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既至單于使衛律青從弟子降匈奴時爲丁靈王名武欲降之武謂假吏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武副張勝勝請降律謂武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

雨白氂

齧雪牧羝

馬畜(休去声)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去声)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律白單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教。窖地藏也)絕不飲(去聲)食(寺)天雨(去聲)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低。羝牡羊也)曰羝乳(去聲。產子曰乳)乃得歸別六官屬各置他所

【綱】雨(去声)白氂(離。氂毛之強曲者)【書法】書雨白氂大異也終綱目一而已

〔綱〕壬午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書法〕李廣利奴材也前伐大宛士卒物故甚衆免誅而侯今又使之將兵徒益多殺而已李陵之敗亦以恥於屬役故請自當一隊然不知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降則不可也馬遷言陵忠勇以致受刑綱自備而不書蓋陵既有降虜之罪他美舉不足以贖之則遷亦無足言者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也

〔目〕貳師見上二七出酒泉見上十六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會圍陷陳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詔拜充國爲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見六卷十三楚人五

千人教射酒泉張掖凡上二十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爲貳師將輜重載衣物車陵曰臣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不必命中去聲願得自當一隊音兌分單于兵毋令專鄉向貳師軍上曰吾發軍多無騎予汝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於是出居延漢縣故城在陝西行都司甘州衞至浚稽山在匈奴國中與單于相值殺數千人單于大驚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軍南行一日五十萬矢俱盡陵曰無面目報

司馬遷論李陵

陛下。遂降。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同醱）蘖（孽）其短。（媒。酒教也。蘖。麴也。喻釀成其禍也、）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柔。踐也）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圈。弮。弩弓也）冒白刃。北首（去聲）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僕）於天下。彼之不死。

繡衣直指使者

作沉命法

宜欲得當（如字）以報漢也。（意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破敗之罪）上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遊說。（稅）下遷腐刑。（宮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閉。宮刑腐臭。故曰腐刑。）

【綱】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發明】（武帝奢侈窮黷之弊。至是見矣。民窮而爲盜。乃遣使者擊之。蓋亦反其本乎。故書以譏之。）【目】上好尊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去聲）繡衣（義見下文）。持節（見八卷三）虎符（兵符也。見七卷九）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散亡復聚。無可奈何。於是作沉命法。（沉沒

雋不疑戒暴勝之

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時暴勝之爲直指使者直指謂指事而行無阿私也衣繡尊寵之杖斧得專斷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今直隸河間府滄州聞郡人雋前上聲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曰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召拜青州今山東青州府刺史王賀亦爲繡衣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

初榷酒酤

令死罪入贖

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綱】癸未三年春二月初榷（角）酒酤。故。榷，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謂禁民酤釀，官自開置，上獨取利，下無由得，有如道路設木爲榷，因名焉。【書法】書榷酒始此。作俑於帝矣，故書初譏之。

【綱】甲申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

【綱】夏四月立子髆（博）爲昌邑王。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

【綱】令死罪入贖。【書法】書，甚譏之也。贖至死罪，則富者殺人皆不死矣。

【綱】乙酉太始元年春正月徙豪傑于茂陵。見上卷二六。

皇子弗陵生　鉤弋宮　堯母門　以江充爲水衡都尉

綱 丁亥三年春正月皇子弗陵生 書法 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危太子也

○綱目書子生五見上卷二三 目 弗陵母曰河間今直隸河間府趙倢接伃于○婦官倢言接幸於上伃美稱也居鉤弋宮趙倢伃手可反屈如鉤故以名宮任平聲身懷孕也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司馬溫公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綱 以江充爲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 書法 弗陵生江充入太子之禍始此

大搜長安十日

矣故諱。[目]初充爲趙王(名彭祖景帝第八子)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與語大悅之拜爲直指繡衣使者(見上)使督察貴戚近臣嘗從上甘泉(見十一卷二五)逢太子家使(即家令也)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祝〇付也)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時貴戚近臣被舉劾者皆沒入車馬)誠不欲令(平聲)上聞之以教敕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上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綱]己丑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立武始侯昌爲趙王)[綱]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日[書法](始皇之篇書大索十日矣於是復見終綱目書)

巫蠱始起

大宗十日二而已【音】秦皇見秦皇漢武。一撒也【注】入卷六【目】上居建章宮見上二六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司啓閉出入發三輔見二二卷三十騎士搜上林見上卷十二索長安京師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占始起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挑左道以亂政惑人曰蠱

【綱】庚寅二年春正月丞相賀公孫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書法】何罪者敬聲也書賀有罪何子至奢淫父失教也獨非罪歟綱目不書敬聲而書賀其爲人父之戒深矣【目】賀子敬聲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時貴戚近臣被舉劾者許以錢贖罪輸大北軍凡數千萬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

大風發屋折木

大俠見上卷二六 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長公主私通。祝詛阻去聲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家族。【綱】以劉屈氂離爲左丞相。【綱】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書法】元光五年書大風拔木矣。是月陳皇后廢。於是再書大風發屋折木。閱三月而太子據反。及皇后皆自殺。變不虛生。信哉。【綱】諸邑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陽石公主。及長平侯見上二六衛伉。皆坐巫蠱見上死。【綱】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

衛氏及據皆自殺 [書法] 書殺使者自皇后發兵反綱目有以斷斯獄矣故下書討 [發明] 江充姦詐小人走亂家國又以巫蠱誣陷太子一死不足以盡其罪然且書殺而稱使者何耶充銜命治獄則有指矣乃武帝使之之過爾太子烏得而殺之既已殺充不能詣上自明遂自辰稱兵則不謂之反不可得也當是之時使帝果能早悟赦而弗誅為太子者亦何顏自立於世況又母后由己而死固無苟免偷生之理綱目書發兵反書詔丞相討之所以正名定罪為萬世臣子當知命義者之戒蓋亦有不得已者耳可勝歎哉

[目]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宣帝時追諡曰戾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衛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耕制度後世無法

蘇文宮融譖太子

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病）反（翻。謂平其不平而反罪人辭使從輕也）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爲據（據倚仗也）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焉）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銜（恨也）文文與小黃門（凡內侍初補曰小黃

門宮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融名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乃誅融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蓋衆變幻無所不爲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祝詛見上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爲去聲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見十卷三十後爲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歲〇神禍也在巫蠱見上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以巫蠱坐而死者前後數萬

江充治巫蠱

太子罵斬江充

人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乃使充入宮充掘地求蠱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見上三四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念秦扶蘇事見八卷十一耶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七月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汝也國王父子

見上三四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兵。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見上二六。詔發三輔見上三四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上林木司空主囚徒官也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

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敺肆市人數萬至長

樂宮名在西安府治西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太子兵敗

南奔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爲太子父子

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

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

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后

璽綬后自殺上以爲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

與田仁皆要腰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

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

壺關三老上書

出壺關今山西潞安府壺關縣三老見九卷十一茂上書曰。皇太子爲漢適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

博望苑

武帝十失

之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今河南河南府閿鄉縣。閿音焚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發覺八月。吏圍捕太子。太子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在西安府城北。義取廣博以觀望也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

致堂胡氏曰武帝爲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爲置賢師傅。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爲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爲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十

明春秋首惡之義

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在德之計耳。然既斬充而亟走甘泉。猶可幸於見察。乃自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眞反矣。尚何言哉。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蠭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則豈有是哉。

【首註】明春秋首惡之義。史記。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大本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五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武皇帝

[綱]辛卯。三年。秋。以田千秋爲大鴻臚盧二音族滅江充家。[書法]江充誣陷太子卑人也在太子則書殺宜矣帝既悔悟族之則曷爲不書族誅病帝也其病之何充以告陰事見知非端士矣而寵信之使治巫蠱帝亦不能無過也故止書族滅。[目]吏民以

田千秋訟太子冤

思子宮

歸來望思臺

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皇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閒。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讚導賓客。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光橋。在西安府西北橫門外郎中渭中也。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見上卷末。天下聞而悲之。

屏山劉氏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皆有節[illegible][illegible]
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
教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武
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久之
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田千秋
訟太子冤、是千秋逆意、武帝有悔恨心、故藥擱
而開說也、不然、千秋爲高寢郎、當追捕太子時
何不言耶、因其悔悟、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悟
王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
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綱 壬辰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二四、見上卷 目 上欲浮海
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
日乃還。綱 雍縣。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
黑如黳。衣。黳小黑子、綱 三月。帝耕于鉅定。還至泰山。罷方

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

士候神人者【書法】書親耕始此、自元光二年書遣方士求神仙、於是四十五年矣、而後始書罷方士、甚矣、帝之晚悟也、後二年而帝遂違世、【目】上耕于鉅定、澤名、在泰山東、還幸泰山、見八卷五、脩封禪、上見同祀明堂、見上卷二二、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蓬萊仙人之屬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

田千秋封富民侯
趙過爲搜粟都尉

之。可少病而已。

致堂胡氏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眞可爲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也哉

【綱】夏六月。還宮。

【綱】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

【書法】自公孫弘書爲丞相封平津侯是後丞相無不侯者不書常事也此書侯千秋何重富民也武帝干戈土木海內虛耗至其末年本心定而天理還始陳既往之悔止擅賦力本農封富民侯置搜粟都尉以明休息富養之意雖非不遠之復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故綱目特書之

【音註】不遠之復言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也易復卦初爻不遠復无祗悔

【目】千秋無他材

武帝下詔陳旣往之悔

能術學。又無閥伐閱功勞。古者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特以一言寤意。訟太子冤也。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去聲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西域地名。在車師國西北千里。東有漑旣田灌漑之田。五千頃百畝爲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望敵之所。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常賦之外。每口增三十錢。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去聲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見上卷二五。雖降其王。

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匈奴以狼自比以羊喻漢乃者貳師敗李廣利號二師將軍先年敗降匈奴軍士死略離散死亡被虜略及自離散者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隧者依深險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非常賦也力本農脩馬復令福復除也馬復者因養馬以除免徭賦也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畮同畝三

甽同畎。甽中溝田廣尺深尺曰甽。**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以土附著苗根。**根深能**耐同**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遂昌尹氏曰。武帝繼統之初。意嚮甚美。未一二載。遽失初意。於是奢慾窮黷。聚斂神仙之事。無所不有。卒至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帝猶未能自反。逮至巫蠱難作。骨肉誅夷。喋血京師。禍變已極。然後紓徐痛定。始大悔悟。如醉而醒。夢而覺。遂乃罷方士。棄輪臺。下哀痛之詔。陳既往之失。與民休息。禁止苛暴。回視前日所爲。殆若二人。何哉。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之頃。而事已大異。使其以如是之資。而勇於願治。亦何不可之有。綱目於富民之侯。搜粟都尉。大書于册。雖曰幸之。蓋亦深惜之也。〔音〕喋血。見四二卷。〔註〕六。覺。音敎。

癸巳後元元年。秋。七月。地。震。〔綱〕殺鉤弋夫人趙氏。〔書法〕凡書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患預防。爲以殺無罪書之。不與帝之斷也。古人之防患。蓋自作道矣。自帝作是舉。拓跋氏至以爲家法。人亦何樂於有子哉。〔音註〕拓跋氏。南北朝。魏道武帝拓跋珪。將立其子嗣。亦殺其母劉貴人。曰吾遠遵漢武。爲長久計耳。自是以爲家法。〔目〕燕今直隸順天府。王旦。武帝子。元狩六年。立爲燕王。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衞。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見上卷三三。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同豫。見九卷二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

畫周公圖賜霍光

帝去其母

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見上卷三六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見三卷一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見三卷十八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宮中獄名即永巷也夫人還顧帝曰趣促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上聲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輩也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致堂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謨能據春秋大義妻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之脩著爲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啓之耳

武帝託孤一節甚明

綱 甲午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 昨 宮立弗陵爲皇太子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發明 武帝平生謬戾甚多獨晚年託孤一節甚明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然光日磾桀三人皆以將軍受遺詔而相臣無預又可以觀世變也

目 二月上幸五柞宮 在西安府盩厔縣以宮有五柞樹故名盩厔音周 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 死者人之所諱故云不諱 誰當

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見上卷四。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爲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爲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官名。夜。皆竊識至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愼如此

日磾長子。爲帝弄兒。弄戲也。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爲之泣。而心敬日磾。磾始以材力得幸。爲未央宮名。廐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磾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已。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

司馬温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修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

統宇。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曉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綱 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今湖廣武昌府武昌縣）長公主共（供去聲）養省中。（即禁中）光。日磾。桀共領尚書事。目 光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主也）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綱 三月。葬茂陵。（見十二卷十）

綱 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綱 追尊鉤弋夫人為皇

太后起雲陵
七月大雨至于十月
雋毋

太后起雲陵。在西安府涇陽縣。[書法]譏逆禮也。始亂嫡妄矣。

孝昭皇帝 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歲而崩。謚法聖聞周達曰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何天資之明也。享國不永惜哉。

[綱]乙未孝昭皇帝始元元年。秋七月大雨至于十月。[書法]綱目書大雨且久。莫甚於此時矣。

[綱]燕王旦見上五年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書法]書赦弗治何。譏失刑也。

[綱]以雋不疑見上卷三二為京兆尹。[目]不疑為京兆今陝西西安府見二二卷三十三輔。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上聲○巡察也。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見上卷三六。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

金日磾薨 封

問民疾苦

振貸貧民

除民田

或無所出毋怒爲去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綱九月。車騎將軍秺妒侯金日磾卒。目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後元元年。武帝幸林光宮。侍中僕射馬何羅謀逆。日磾抱何羅投殿下。會遺詔封爲秺今山東兗州府城武縣有秺亭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臥受印綬。一日。薨。謚曰敬。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臥起。賞奉車。建駙馬都尉

綱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冬。無冰。

綱丙申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綱三月。遣使振貸貧民種食　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

祠鳳皇于東海

上官氏五歲立為后

租。[發明]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孝昭，初年問民疾苦，是年振貸貧民，今又除民田租，凡此皆當時善政有補於民者也。綱目詳而書之，美蓋在其中矣。

[綱]丁酉，二年。冬十月，遣祠鳳皇于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書法]書祠鳳皇，病霍光也。有學術者，不至是甚矣。自霍光一開其端，而宣帝以鳳皇書者六，皆譏也。

[綱]戊戌，四年。春三月，立倢伃上官氏為皇后。赦。[書法]於是帝年十二而后方五歲，立后之幼，未有甚於此者。桀私也，亦太早計矣哉。

[目]霍光女為上官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納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葛長公主帝姊蓋侯妻，故稱。私近去聲子客人之嘉稱。丁外人。安說稅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

雋不疑引經斷獄

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見十二卷二。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以爲然。召安女入爲倢伃。見上卷三三。遂立爲后。【綱】秋。令民勿出馬。○以上官安爲車騎將軍。

【綱】己亥。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目】有男子乘黄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太子據。衛后所生。故稱。見上卷三五。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見下三十。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會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春秋哀公二年。

公卿當用有經術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解見下胡氏斷。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見上卷末。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本夏陽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上。見同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腰斬。

致堂胡氏曰。蒯聵、衛靈公之世子也。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更立他子也。靈公卒。蒯聵之子輒。遂自立以拒蒯聵。亦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聵叛父殺母。當黜何疑。然輒拒之。則失

春秋是輒非經旨

杜延年請行儉約

人子之道矣。故春秋於趙鞅。納蒯聵。書曰世子。明其位之未絕也。於石曼姑圍戚。書齊國夏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非經旨矣。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此吏收繫。亦足以成獄而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不能辨。然其謂公卿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則格言也。

【綱】庚子。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書法】前書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矣。於是再書。霍光可謂存志於民矣。下書罷榷酤官皆美之也。

【目】諫大夫杜延年。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

蘇武還自匈奴

節旄盡落

李陵說蘇武

皆對願罷鹽鐵見上卷六酒榷見上卷三三均輸見上卷十五官

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去聲

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

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綱】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

屬國【書法】於是匈奴遣武及馬宏等歸宏不書嘉武節也【目】初蘇武既徙北海

上見上卷三十杖漢節見八卷三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單于使李陵見同卷武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謂曰足下

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矣獨有

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

陛下春皆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子武尚復誰爲乎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見上卷二九之罪上通於天矣及是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敬謝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爲匈奴所遮乃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古未有紙書用

竹簡或用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平聲
漢貰世恕也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
乎曹柯之盟見四卷一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
見上卷三三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
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同訣官屬隨武還者九人
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
主外國來附者秩中二千石見下三賜錢三百萬公田二頃百畝為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
髮盡白

罷榷酤官

致堂胡氏曰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爲眞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然祇加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戎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

【綱】秋七月罷榷酤官【目】罷榷酤見上卷三三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蒿去聲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不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綱】辛丑元鳳元年秋七月晦日食既【綱】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書法】於是主及旦自殺耳

上官桀等詐爲燕王上書

亦皆伏誅何謀上也不誅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矣【發明】元年書燕王旦謀反赦弗治則昭帝於天倫之恩已過厚矣至是覆出爲惡夫復何辭然且於衛太子敗亡之後上書求入宿衛已有覬覦之心武帝怒而削其邑由今觀之天資好亂之人不至於覆亡不止而武帝知子之明亦爲不可及矣

【目】上官桀父子爲丁外人求封侯見上九霍光不許長主鄂邑長公主卽蓋長公主見上七文九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大也肄異○習也郎羽林郎官羽林騎宿衛之士也道上稱蹕見十一卷四擅調去聲益幕府見北卷二一校尉專權

昭帝年十四辨上官桀之詐

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休沐也。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室中有周公負成王之畫圖。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往也。廣明長安東門都郎都肄郎也。屬耳。屬近也。言是近日事。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

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祝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聲相平燕王旦之相名平平曰左將軍桀素輕易車安為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背也大王也旦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昌上

魏相請擢韓延

二子能蓋前人之愆

聲敞素謹畏事乃移病（移亥稱病）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

【綱】冬以韓延壽為諫大夫【目】文學見上十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發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綱】以張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書法】湯周子也二子可謂能蓋前人之愆矣綱由書

石立柳生

蟲食柳葉

眭弘上書

之所以示勸也。【目】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告白於天子而任用之）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綱】癸卯。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書法】（宣帝之祥也。）

【目】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有大石自起立。上林（苑名。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有僵（仆也）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病已。宣帝名）符節令眭（爲）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

遣使誘殺樓蘭王

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綱】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冠。貫 【綱】丞相千秋卒。二月。以王訢欣爲丞相。【綱】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帝素服遣使作治。六日成 【書法】書作治何。急宗廟也。【綱】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書法】淮南王布。書誘誅之。反者也。樓蘭王殺漢使者。則其書誘殺何。樓蘭之罪。旣謝服矣。以中國而行盜賊之計於蠻夷。以是爲可醜也。故書誘殺。介子不書。罪遣者也。【音註】誘誅。見十卷二六 【目】

樓蘭見上卷二五。王安歸。數郊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使大宛。見上卷二二。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

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又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轉去聲 傳。驛遞也 詣闕縣懸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除耆名尉屠者爲王。更名其國爲鄯然去聲善。封介子爲義陽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侯。

司馬溫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爲有罪。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以大漢之強。而爲盜賊之謀於蠻。

流星大如月

霍光立昌邑王

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註音〕陳師鞫旅詩小雅篇辭鞫告也

〔綱〕乙巳五年夏大旱　冬大雷　丞相訢卒

〔綱〕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爲丞相〔書法〕自五年書丞相訢卒於是丞相虛位者一年始書楊敞光專也

〔綱〕丁未元平元年春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書法〕武帝建元二年書有星如日矣於是復書流星大如月皆大異也果踰月而國有大喪矣

〔綱〕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書法〕負善贊曰昭帝初元即遣使問民疾苦繼書賑貸種食又書所貸勿收除今年租又書令勿出馬又書問民疾苦又書罷榷酤官然

王吉諫昌邑王

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昭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矣哉。○承皇后詔何。不以專立君累光也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今江南揚州府王胥。羣臣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郎官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文王長子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賀詣長安京師見下卷十四賀昌邑哀王髆見上卷三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

龔遂諫昌邑王

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休則俯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適神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王喬赤松子皆仙人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且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纖同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王賜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見王游戲無度涕泣郗膝同行叩頭曰臣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

王吉戒王

龔遂戒王

哉願王內自揆度。繹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去聲）詩一篇何等也。王終不改及徵書至。發書馳赴。王吉戒王曰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王到霸上（霸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使遂參乘（見下卷六）。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抑。咽喉也。）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見十卷十七。）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

霍光廢昌邑王

田延年勸霍光廢立

向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綱】葬平陵。在西安府咸陽縣。

【綱】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

【發明】賀已正尊位。而猶書昌邑王者。不予其帝也。夫廢立非國家之得已。以光之忠赤。故武帝拳拳於託孤。觀其擁昭立宣。則光之大節可知。然惜其不先審昌邑之爲人。率然立之。況其狂縱素著。漢朝豈無一人知其所爲。必至於不可奉宗廟。乃始廢之哉。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爾。綱目儻不書昌邑有罪。則光之心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乎。

【目】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滿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

夏侯勝諫王出遊

霍光益重經術士

不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複姓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祝吏。光讓責也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洪同範傳。去聲。洪範。見二卷二九。謂之傳者。非正經也。其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皇。君也。中立而為四方之所取正者。謂之極。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見下三一。大夫博士會議

田延年按劍責霍光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去聲席按劍曰。先帝屬祝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費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平聲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漢以太常光祿勳・衞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卿・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

王式以三百五篇諫

承明殿。盛服坐武帳（見十三卷三十中）。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組○組璽綬也）奉上太后。扶王下殿。送至邸（見上十七）。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見十卷二七）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今山東兗州府）。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

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皇后宮名少府。職掌長信宮官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霍光立宣帝

【綱】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書法】不以專廢君累光。則特書奏太后。不以專立君累光。則特書承皇后詔。然則曾孫之

丙吉護養宣帝

立不書承太后詔。其許光以專立。與上書光率羣臣奏太后矣。不再書光。則蒙上文而已。目初，衞太子納史良娣，太子妃有三等。曰妃。曰良娣。曰孺子。生子進，號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已，止也。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速瘥也。後改名詢。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見上卷三六。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使者夜至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

張賀奉養宣帝

宣帝依倚許史

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宮旁舍養視時掖庭令職掌後宮貴人采女事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僕室嗇夫暴室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故亦云暴室獄其屬官有嗇夫一人以闇官為之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見上九澓中翁服仲復姓

丙吉奏記霍光　　嚴延年劾奏霍光

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illegible]諸陵周徧三輔見二二卷三十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

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決定大策七月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光迎曾孫入未央宮見太后卽皇帝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

夷齊之後一人

詔求微時故劍

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瓊山丘氏曰嗚呼延年此奏凜凜然如秋霜烈日豈但一時朝廷敬憚之哉千載之下讀之者猶覺其有生氣呂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信夫

綱 丞相敞楊敞薨以蔡義為丞相

綱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目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見上卷三三為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致堂胡氏曰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舍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欲其然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慍許后之立矣妻顯邪謀蓋肇於此此霍氏之所以覆宗也歟

霍光請歸政

中宗孝宣皇帝 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曾孫也霍光廢昌邑王迎曾孫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二歲而崩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帝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侔德商周然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

【綱】戊申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書法】書請何光爲恭也歸則歸耳何請爲自是六年無聞焉光之心可知矣故書請譏之

【目】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

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爲中郎將。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淨。不爲官。無員。唯奉朝請而已。春日朝。秋日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之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致堂胡氏曰。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也。霍光當昭帝時。爲上幼冲。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孝宣壯長。與自閭閻悉知小人之依。其能君審矣。光雖稽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白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於已。忠告

鳳凰集膠東

追謚戾太子悼考

於君者。皆不待達。罔上恣國。肴擅怙勢。使人主蓄怒。朝臣積怨。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若聞伊尹寵利之戒。法老氏止足之言。於上謙讓不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宗博陸。子弟黨與。悉介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是寄。安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綱】夏四月。地震。【綱】鳳凰集膠東。見十二卷九。赦。勿收田租賦。【書法】光嘗祠鳳凰矣。今而鳳凰集。則光意也。自是而書鳳凰者又五焉。何帝世之多鳳凰哉。正為之赦。亦誣矣。綱目書免天下今年田租者例四。此以鳳凰集故。則非出於恤農矣。

【綱】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書法】於是詔議故皇太子謚。有司請謚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稟稟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考焉。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哀之共皇。桓之孝穆皇。孝宗皇。靈之孝元皇。孝仁皇。帝啓之也。【目】詔曰

名黃霸爲廷尉正

故皇太子在湖。一見上 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綱　名黃霸爲廷尉正　書法　武帝之世。廷尉書張湯杜周。譏也。至帝始書黃霸于定國。帝亦可謂能恤刑矣

目　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名以爲廷尉正。數朔決疑獄。庭中稱平。

田廣明論
中延年

綱 己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 目 昭帝之喪大司農僦 酒去聲 賃也 民車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十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 延年之字 之言大事不成 見上十九 今縣官 見上卷七 出三十萬自乞 氣與也 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忌心動也 謝田大夫曉大司農追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

詔書不可用

牢獄遂自刎死。綱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目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也舉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去聲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

黃霸獄中從夏侯勝受尚書

霍顯弑皇后許氏

文始五行之舞（盛德舞。采韶德。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五行舞。本周舞。秦更名五行。）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耕）冬。講論不怠。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弑皇后許氏。【書法】

（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弑也。光既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弑矣。）

【目】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震。懷孕也。）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同娩）身。若投毒藥

去上聲之。成君卽為皇后矣。事成。富貴共之。衍卽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幷合蛤太醫大丸以飲去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滿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卽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獄吏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納其女入宮

遂昌尹氏曰。霍顯邪謀。行於幽闇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光始焉不知。後乃知之。儻能卽時詰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求免大惡

缿筩　鉤距

之罪。

得乎。

[綱]葬恭哀皇后於杜陵在西安府城東南南園。[書法]西漢后不書葬此書葬何。不合葬也。故地之書南園識也。[綱]夏六月。丞相義蔡義卒。以韋賢爲丞相。魏相爲御史大夫。[綱]以趙廣漢爲京兆尹。[目]初廣漢爲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爲缿項筩。同。缿如瓶長頸。小孔。筩。斷竹也。亦爲此制。皆可入不可出。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耕相咎怨。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是入爲京兆尹。見上入廣漢尤善爲鉤距。倒刺曰距。鉤距。如釣鉤之有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得事情。閭里銖

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姦擿惕伏如神。擿挑也伏隱也京兆政清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綱】辛亥。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赦【書法】立后書氏恆也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以弑發著矣故權在於光則以大將軍光女書權在於莽則以安漢公莽女書終綱目立后書某女者二而已。【質】莽女見十八。【註】入卷二八。

【綱】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怪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

致堂胡氏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為妻道不得。而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之

弑許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論言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祗戒以象類推求而存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綱 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

目 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君前臣名。不得相呼字於君前也。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現出道上語。朝見出外。以上語道與人也。上聞而讓責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見上廿一遷太子

鳳凰集北海

子定國迎師學春秋

太傅。年九十卒。太后昭帝后上官氏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見同上

綱 五月。鳳凰集北海。今山東青州府

綱 壬子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冬十二月。晦日食。

綱 以于定國為廷尉。

目 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見十一卷二五。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綱 癸丑。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

平陽陸侯霍光卒。目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爲列侯。郎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諡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福其後世除其賦役爲復疇其爵邑家世相傳爲疇。世世無有所與預。後除其賦役世世無所干預。致堂胡氏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音名器句見宣帝亦有以啓之歟。註四卷十九。

綱夏四月。以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目魏相上封事密奏皁囊封版。故曰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

鳳凰集魯

魏相給事中

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乃拜安世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綱】鳳凰集魯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大赦【書法】於是三書鳳凰再爲之赦而加大焉帝之自欺甚矣

【綱】以霍山爲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書法】特筆也自相給事中而幾事皆得以燕見言之矣故劉章入宿衛而呂氏之柄分魏相給事中而霍氏之權失綱目皆特書之【音註】劉章見十一卷八

【目】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縣名故城在山東東昌府堂邑縣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

魏相諫罷霍氏

書事。魏相因許廣漢見上。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世卿者世世尹氏也。秉政久。必奪君之威權。惡宋三世爲大夫。僖公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宋三世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卒生篡弑。故君子惡之。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名籍也長信宮皇后宮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

發副封。所言不善。屏丙去不奏。相復因許伯即許廣漢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陳也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改易。賞賜及其子孫及拜刺史守相。十三部刺史郡守國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

良二千石

漢世良吏表於是爲盛者

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謂郡守國相月百二十斛又有眞二千石月百五十斛又有中二千石中滿也月百八十斛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朔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選用嘗蒙增秩賜金進爵所旌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